

看到
表弟发的
微信朋友
圈:带着媳
妇来北京

让我到你的城市来请你吃饭

张立为

玩了,去了天安门、长城、颐和园。我马上给表弟打电话,想着请他吃饭。表弟说,已经在返回沈阳的高铁上,是在火车上发的朋友圈。问他什么时候来的?表弟说前天来的。我和表弟关系很好,但他来北京玩了两天,居然没有给我打电话。我开玩笑说:“老弟,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,来了北京怎么不给我说?”表弟很自然地说:“大哥,你别多心,我就是想和媳妇出来玩玩,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打扰。当然,大哥你不是别人,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,相信你肯定能理解。”

表弟常常会说出些让我思考的话。想了想,内心认同和理解表弟的观点,但嘴上又不想立即表示,就开玩笑说:“谢谢老弟给我省了一顿饭钱啊!”表弟听出我的理解和调侃,说:“可以记账吗?下次补上?”我继续调侃:“记账当然可以,但下次你来北京,是你请我吃饭!”表弟秒懂,很开心地说:“行,就这么说好了。”

挂断电话后,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,就是那句“下次我来北京请你吃饭”。

沧海水满,世上生灵多如沙数。得一掬畅饮的日子主要是人人都有的生日那一天。

我喜欢过生日,但主要是为别人。家里老人需要亲戚面前的风光热闹。好的,早订蛋糕,早约酒店,与老人家的亲友故朋一一确定来场与否。尽管场面尴尬,用去半个月工资买回家的名牌酒水,宁可放在圆桌中心充面子,美其名曰健康饮,也不肯砸砸开瓶,为宾客把盏尽欢。

给小朋友过生日就简单得多,也快乐得多。若是生日正在工作日,得嘞,同学们下课后聚在校旁小店。孩子们大唱大嚼,家长们矜持打坐,不等每个孩子撑到肚圆圆,横竖都不近桌子。

然而给自己过生日始终是一道需要用心对待的题。记忆中有三次方式颇可回味。

一次是在求学期间。我早就眼馋校园食堂的番茄刀削面,红红的汁子浸泡着零星的金黄鸡蛋碎碎,刚入学时一位学长带着吃过,感觉是人间至味。后来学长又建议吃面后去月下围湖散步,我想了想,作业比较多,婉拒。不知优秀的学长后来有没有想起过风卷残云吃的我,但是那晚价格小贵的面却暗暗成为未来生日的

该赞美这城市的仪仗:街树。

从早到晚,长年累月,站成彩色音符。

或许它们本是乡里的孩子,和普普通通的石子、花籽一样,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城市。

站在名街,或许蓬勃成一道亮丽的绿荫,和星星灯一起串联成一排节日树。

站在小街,迎来送往,往往和小区的墙、街角的邮筒,一起落一身岁月的尘埃。

只道是街树

朱锁成

只道是街树,其实它们也是有名字的:在淮海路站着的叫悬铃木,在古北的叫银杏树,在柳杨青路的叫香樟,在甜爱路的叫水杉……

历经风雨,每一片树叶都曾经碧绿;也有秋冷时,选择向下飘落——也许落下,才能向上仰望。

于是以最后的拥姿亲吻街沿,大写一地橙黄。

我们似乎早已习惯,到朋友的城市,给朋

友打个电话,对方主动请自己吃饭。然而,很少从对方的角度思考。会不会出现一些例外情况呢?比如,对方刚好有事,是不是就给对方添麻烦了呢?岁月更迭,我们谁都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真实近况,不清楚对方此刻是否繁忙,而我始终相信,朋友相处的最好方式,一定能够滋养对方,而不给对方增加负担。

请吃饭,倒不是谁买单的问题,而是谁“做东”,是谁主动发起邀约,是想见谁了。“到你的城市来请你吃饭”,联不联系当地朋友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如果不方便不愿意,办自己的事情,办完就走,好像从来没来过,对方也不知道,这叫“不打扰是我的温柔”。现实中,这样的来去匆匆是很多的;不想给对方添麻烦或者不想给自己添麻烦,也很现实。而如果邀请朋友,那么来不来的主动权则交给对方。这是一个双向选择。所谓宾主,不是绝对的规矩,而是灵活的彼此尊重。

那么,我的朋友,你愿意到我的城市来请我吃饭吗?你愿意接受我这种换位思考的观点吗?

一项必要安排。

配得上那么好吃的面的唯有学习。

我在生日当日的清晨,冒着滴水成冰的朔北寒风来到图书馆外,等待排队进入自习室。当时还是前互联网时代,没有网上预约,就连有手机的人也少之又少。自习室只要一早进去,那个座位就一整天都属于你。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容纳五百人的自习室,在严冬中热气蒸腾。

早起入馆就能坐上最心仪的位子。对我来说,永远是深在角落的那一隅。除了对面一位读者,偌大的空间里就不用因为看到什么而分散注意力。既然学习用了功,中午将书包留在自习室,去食堂吃一份面,也就不必纠结。

入职后,渐渐发论文,写专著,在严格的考核体系中尽量多做、做好。后来有一次海外访学的机会,去英语国家的常青藤大学提高自身。寒冬里遇到一个契机可以交流中国学问,主办方询问放在哪一天?我想也没想,直接报了生日的日期。华发早生,我自己常常能够感到人类变老的自然规律在身上体现。所以感恩有学术事业,在全球校园里有为数不少的求知求道者,乐于深思,在激烈的思想论辩与知识交锋中体验生命

我是上海电视大学1982级中文专业的学生,1985年毕业,今年是毕业40周年。电大给了我们很多。

当时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(业余时间读书),我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教学点的。我有两个要好的同学,一位是上海市机电二局(航天局)团委书记郭建伟,一位是卢湾区团委副书记张克非,他们在长宁区电大教学点。我当时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,工作很忙。有时到机关事务管理局教学点上课,有时到长宁教学点上课。学习条件很艰苦,就一台电视机,但上课老师都是著名大学的教授,由中央电视台请来授课。学生间年龄相差很大,有的四十多岁,有的刚二十岁出头。而且我们都是在职的,能去上课的时间不固定,像我就很忙,基本很少有时间去听课。

三年学习,收获很多。第一,学校教会了我们学习(自主学习、终身学习)的能力。在电大我学会了自学,并意识到人的一生一定要不断学习,而且要善始善终地学(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我又到中共中央党校读了在职研究生)。第二,电大激发了我们的拼搏精神。当时考试是中央电大出题,教学点老师负责辅导,他们都很认真。像我们市机管局教学点的黄老师、邓老师,长宁区教学点的徐老师,对我们都很负责,督促和辅导我们复习。快考试了,我们摸不到题,怎么办呢?只能拼命。有句话叫“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”。考试前一个礼拜,我基本就关在房间里复习,连一日三餐都由家属送来。考完一门课,马上看第二门课,就这样考出了文凭。毕业后老师问我怎么考出来的,我说“一张文凭、半条性命,拼命拼出来的”。还有件有意思的事。当时我的爱人临产,比预产期推迟了一周生产,正好我考完试,于是我给孩子取名维文,意思是“女儿的出生维系着我的文凭”。第三,电大让我们感受到了同学间的互助友情。我没有时间去上课,两位同学就把老师的上课内容、辅导资料等送过来给我。同学友情非常真诚。第四,电大搭建了我们成长进步的阶梯。当时提出干部“四化”,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能提拔。我那时已是正处级,但再想进一步发展,就必须要有大专以上文凭。所以,电大给了我们很多。

我感觉上海电大有三个品格,跟上海的城市品格相当融合一致,那就是包容、开放、创新。我们同学年龄相差大,文化底子不一样,又是在职的,有时来上课,有时不来上课,习惯也不一样,但辅导老师和班主任都很包容,非常理解我们。当时教材来源也很开放,哪里能让我们学到知识就用哪里的学习资料,有中央电大组织编写的,有省市电大编写的,还有普通高校在用的。我们的辅导老师也是开放的,有电大自己的老师,也有从其他高校外聘的。让我们多学知识,以此为基础再去创新。所以我认为包容、开放、创新是上海电视大学最早的初心和本质。如今,我把珍藏了40年的书籍、刊物、辅导资料全部捐给母校,回报母校对我的培育。感谢母校!感谢老师们!

得上生日二字,匆匆喂药,给值班的孩子爸爸同步了进展,在孩子床边撑起行军床,希望能够及时照顾。

可是此时,我的体温分明也灼烫起来。密集的行程,高度消耗与索取的工作环节与家庭付出,让身体拉开脆弱的缺口,不知在哪个时刻感染了。我在一阵阵难以自抑的寒战中被咬了被角,额头益发滚烫,浑身绵软无劲儿。直到这一刻,我才体会到这一次生日的美妙:因为在周末,所以第二天不用晨曦即起;没有交稿日期的固定通牒,可以放心大睡,一觉直到自然醒来。

又是一年一度度过了生日,这次学会了自洽,学会在喉咙烧到干痒的状态下,依然调到正常的嗓门儿,给耳背的父母发语音:一切都好,不担心哈。



秋天的杭州葛岭路,有枫树,血红血红,风动,像旗帜一样摇曳;还有银杏树,金黄金黄,照耀,像勋章一样闪耀。从路的尽头蜿蜒至山腰,是智果寺,寺的西侧,是陈文龙墓。杭州三忠,前有岳飞,后有于谦,中间怎能忘了陈文龙。张静老师日前发表了解读陈文龙诗词的文章,读之令人感慨;我在杭州工作,更应该去看陈文龙的长眠之地。

因为逸静,所以简朴。墓前立有“宋参知政事陈忠肃公墓”碑,墓后一大片竹林,据说,这里“竹俱有刺”,一如岳忠肃墓前的“松不北枝”、于谦祠中的“白墙不污”,喻刚正不阿,清白人生。三忠有相似的经历、结局,都是因为忠直遭忌而不容于世,都是因为抵抗外敌而忠勇忘身,都是因为忠烈而名垂青史。岳飞的“凭栏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”,于谦的“粉骨碎身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,都是英雄言志,气吞山河,而陈文龙的“一门百指论胥尽,唯有丹衷天地知”,更是忠烈气概,动天地、泣鬼神。

现在来读陈文龙这首《元兵俘至合沙,诗寄仲子》:

斗垒孤危势不支,书生守志定难移。自经沟渎非吾事,臣死封疆是此时。须信累囚堪畔鼓,未闻烈士竖降旗。一门百指论胥尽,唯有丹衷天地知。

每一句诗,都从心中流出;满腹气节,一腔赤诚,以鲜血写成,以丹衷为魂。既是人生告白,又是守志誓言;既是父子诀别,又是警世恒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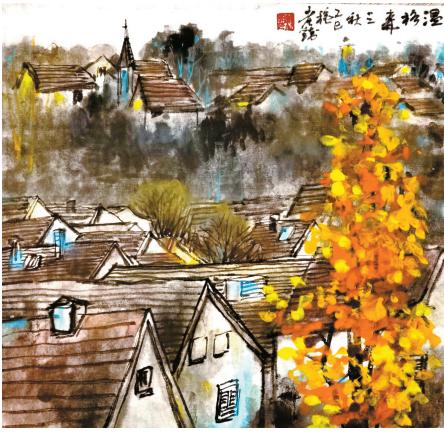
诗义一,危势下的守志。斗垒孤危,战场形势恶化,地缘政治变化,当感到力所不支的时候,力量的源泉来自何处?来自守志。书生守志坚定不移,是定力,也是精神感召力。形势好的时候是立志,形势不利的时候是守志,立志与守志结合,才是真正的钢铁意志。

诗义二,生死间的气节。陈文龙在生死关头,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“自经沟渎非吾事”,自寻短见不可取,惜命是万物之性,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,什么时候可以抛?什么东西具有更高的价值维度?国家利益,民族利益。为了报效国家,惜命可以转化为博命,生死间的气节,就在报国效命,“臣死封疆是此时”。

诗义三,对决中的血性。好男儿有血性,对决中血脉偾张,是力量源泉所在。“渴饮匈奴血”,“热血千秋”,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,都是血性。在两军对决中,可以抛头颅、洒热血、赴战鼓,决不可以竖降旗、跪屈辱、丧国土。无论是敌强我弱还是敌众我寡,必须坚守火线,坚守前线,坚守底线。“须信累囚堪畔鼓,未闻烈士竖降旗”,是坚守的誓言也是底线的警告。

诗义四,诀别的丹衷。陈文龙被俘后,从福建押解至杭州的途中开始绝食,他深知,“一门百指论胥尽”,全家老少都得罹难,在悲怆中写下诀别诗给儿子,“论胥尽”三字是同归于尽的含悲,“唯有丹衷天地知”,是自信与自证,也是对家人与世人的哀告。乱世之中无人能够有独善其身的苟活,没有国就没有家,家国情怀就是命运共同体,正因此,陈文龙的母亲大声呼号“儿不负国家,母不负儿”而赴死殉难。

陈文龙墓地的不远处,有智果寺,当年苏东坡在此写过《参寥泉铭》,讲述诗友情深,赞美泉水清澈。泉水有声,地下有知,陈文龙一定读过“寒食清明都过了,石泉槐火一时间”的诗句,一定知道《参寥泉铭》的佳句:“在天雨露,在地江湖,皆我四大,滋相所濡”。陈文龙的民族气节和书生守志,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,家国情怀,书生意气,滋相所濡,源远流长。



小城一景

钱新明 画

融合一致,那就是包容、开放、创新。我们同学年龄相差大,文化底子不一样,又是在职的,有时来上课,有时不来上课,习惯也不一样,但辅导老师和班主任都很包容,非常理解我们。当时教材来源也很开放,哪里能让我们学到知识就用哪里的学习资料,有中央电大组织编写的,有省市电大编写的,还有普通高校在用的。我们的辅导老师也是开放的,有电大自己的老师,也有从其他高校外聘的。让我们多学知识,以此为基础再去创新。所以我认为包容、开放、创新是上海电视大学最早的初心和本质。如今,我把珍藏了40年的书籍、刊物、辅导资料全部捐给母校,回报母校对我的培育。感谢母校!感谢老师们!

喜欢上摄影,过往借相机拍照,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吃俭用买DF单反相机,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,从冲洗到数码,一路上玩过来。2011年退休时,人家都玩起了数码相机,我仍然在用传统相机。不过拖了好几年,看到新产品更新快,技术迭代也快,等到产品成熟了,才打算买单反数码相机。看中尼康D90,一万多的价格,一直等

七夕会

喜欢上摄影,过往借相机拍照,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吃俭用买DF单反相机,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,从冲洗到数码,一路上玩过来。2011年退休时,人家都玩起了数码相机,我仍然在用传统相机。不过拖了好几年,看到新产品更新快,技术迭代也快,等到产品成熟了,才打算买单反数码相机。看中尼康D90,一万多的价格,一直等

七夕会

喜欢上摄影,过往借相机拍照,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吃俭用买DF单反相机,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,从冲洗到数码,一路上玩过来。2011年退休时,人家都玩起了数码相机,我仍然在用传统相机。不过拖了好几年,看到新产品更新快,技术迭代也快,等到产品成熟了,才打算买单反数码相机。看中尼康D90,一万多的价格,一直等

七夕会

喜欢上摄影,过往借相机拍照,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吃俭用买DF单反相机,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,从冲洗到数码,一路上玩过来。2011年退休时,人家都玩起了数码相机,我仍然在用传统相机。不过拖了好几年,看到新产品更新快,技术迭代也快,等到产品成熟了,才打算买单反数码相机。看中尼康D90,一万多的价格,一直等

七夕会

喜欢上摄影,过往借相机拍照,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吃俭用买DF单反相机,从黑白照片到彩色照片,从冲洗到数码,一路上玩过来。2011年退休时,人家都玩起了数码相机,我仍然在用传统相机。不过拖了好几年,看到新产品更新快,技术迭代也快,等到产品成熟了,才打算买单反数码相机。看中尼康D90,一万多的价格,一直等

级的可以了。结果他还是听从老师的,花了五万元买了套红圈相机。一起拍照,我的相机真的拿不出手;可一晒照片,不比金圈红圈差。数码技术发展很快,手机的摄影技术更新换代更快。同学后悔买了那么好的相机,惊呼手机要淘汰相机,我说不会的,拍照还是相机好,手机是弄弄白相相的。

传统单反相机到数码、微单相机,没几年时间,跟进都来不及。摄友说你可换微单了,我说为什么要换?用顺了老机子有了感情。我感觉,相机不

是主要的,摄影技术是重要的,不提高摄影水平,再好的相机也当傻瓜机用。遇见高手一起拍照,看专家如何取景,构图,用光,看如何拍人像照片,看一次拍摄胜读十年书。多看好照片、电影中的经典镜头,是很有帮助的。

说到这里,尼康D90相机的镜头卡口有问题,关键时刻快门不启动,白白浪费人家的表情,于是换新还是调镜头,好纠结。网上搜了下,查阅许多信息,说尼康D90是一代“神机”,历数其优点,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:不赶时髦,不追潮流,不买贵的,只用对的,适合自己的,就是最好的。于是,不换。

一般的玩玩

顾伯琪

是主要的,摄影技术是重要的,不提高摄影水平,再好的相机也当傻瓜机用。遇见高手一起拍照,看专家如何取景,构图,用光,看如何拍人像照片,看一次拍摄胜读十年书。多看好照片、电影中的经典镜头,是很有帮助的。

说到这里,尼康D90相机的镜头卡口有问题,关键时刻快门不启动,白白浪费人家的表情,于是换新还是调镜头,好纠结。网上搜了下,查阅许多信息,说尼康D90是一代“神机”,历数其优点,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:不赶时髦,不追潮流,不买贵的,只用对的,适合自己的,就是最好的。于是,不换。